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基

孤兒山松同輯　孫　農耆　同較

山㮚　農耇

農正

疏

塘報疏

看得邊烽南下十有餘日其過艮涿等處迅速不停至初九初十連陷任丘高陽蠡縣慶都諸城而一股盤旋於文

安大城等處似乎東西聯絡相去尚不甚遠使我官兵追剿無論或分或合但乘機會痛殺其一二股即烽必有轉顧驚遁之勢而旬日以來止據總兵王樸報前深入溧陽驛斬級二十顆總監高起潛報關寧之兵大戰高陽縣城獲級甚多尚無確數其餘兵將尚不知何處發行何處剿殺援總督盧象昇連日三揭並未的的言之也誠恐烽飽將颺因見我兵鬆緩更致跕蓮猖獗破陷不知紀極懇祈聖鑒嚴賜責成再查督臣具揭監臣貽書俱言所過錢糧匱乏兵士呼應艱難緊關臨敵應用必祈户部多方裁處火速差官就彼地方接濟毋釀他虞謹附塘報陳請萬萬

非得已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覆延撫套部東投疏

該臣看得延鎮款套一事臣部覆之非一次矣今據該撫再奏其已就羈縻者爲撒頂之一枝其必須聲討者爲都賴之一枝而耳林琴古樓吉能等固未就羈縻者亦不在聲討之中者也但內樊爨在黎古樓挾索多端而又新附東投虛張聲勢遠邀西套盡效朋從是以林琴吉能相率麇至在我應之之著固有未可草草匆匆者畢竟西塞荒凉去東絕遠毋論東必不來即來亦有何利全套諸部同

時乞款毋論款必不誠即誠何以給之此先年撫賞之例萬萬難開而目前操縱之機不妨斟酌有如彼要樊甕我索二叛借此爲詞往來講讐是費居諸彼之動靜我固得反既知我之作用彼亦豈無耳目使我修本計練戰兵爲隱然虎豹必不可犯之勢即諸套何敢輕嘗抑且戎狄無親惟利是與我於其中貪者餌之黠者間之一人來講則故若許若拒以緩之諸人來講則有許有拒以疑之將計就計使彼嘗在吾術中以彼圖彼寃竟不出吾度內是則邊臣之密畧代謀之勝籌而非臣部所能盡言也若二叛可踪而正去即樊甕遣去以無妨但此甕在內已久兹不

能多方勾致泄彼中陰私發彼中憤憾我反以之告於彼令彼得而甘心不復於彼中用事哉此亦曰間反間之一策不可不急講者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奉俞旨

烽勢南逞疏

昨接監臣高起潛貽臣手書知獻縣十八十九兩日交戰將士頗極勇往臣部差官回報親見監臣披堅執銳爲士卒先有一家丁被箭從目貫腦猶馳馬决戰不休則人人奮勇可知獨以該邑城垣頹薄火器全無彼反背城距河北向迎我我雖欢戰不得進薄城下遂至淪陷屠戮之慘

過於他邑臣病中聞之不勝嗟憾夫使大兵果先入至據城爲守而又力戰如此彼未有不披靡宵遁者今正當鑒此覆車疾行飈發決驟若風雨竟薄景州以一旅堵其南使不至德以一旅扼其西使不至臨乃爲上策夫何捲甲而歸退依河間坐失事機聽彼長往一鞭可達竟無有綴其後者臣頓足拊膺不知其所出也縱使我兵疾馳彼又依城先至爲獻縣之已事曾何補於毫末況臣急堵南下之烽一疏早令監臣迷趨景州奉有俞旨諒監臣之心或以爲士卒久暴露爲因糧計耳不知景州亦係重地芻米自當夙備即以道里相較遠於河間者不六十里豈遂技

出此乎目下烽騎嘗已抵臨又不當以景州論也伏乞皇
上急促監臣間道疾行縱不能先至依險或猶可角前綴
後收功於末路也萬一彼不至臨而折轉直定一路圖出
龍固二關則前行道路轉徙齎持鹵獲彌艱監臣與督臣
一心併力乘而促之又可大收全勝之一會萬萬不宜再
誤者臣病困奄奄占授司官急草此奏真如烈火燒心不
能自已懇祈聖鑒據傷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題

罪病日深疏

本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恩暫假在部調理

事奉聖旨覽卿奏偶恙朕知道了著暫假善調部務繁重稍痊即出料理以副延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病中感激天恩憾不能匍匐廷謝謹就署前恭設香案勉強扶掖望闕叩頭不能成禮延今又三日矣臣初中痰後覺通身麻木酸軟懼成風痺不意次日之夜左肩左脇左股左腰脈相連掣痛併發始猶行不得太不得坐臥不得語言不得氣遏喉頦惟有大聲疾呼至數十百聲乃稍覺寬鬆而痰涎壅盛咳嗽不停又復相牽痛矣醫用通利之藥導使下行今痛作稍緩而痰飲如初胸膈虛飽晝不思食夜不得眠臣病日深矣非但病深邊烽南下真保河

間所至破城屠邑慘不忍聞雖有督監二臣手握重兵分頭剿擊而彼前我後徒飾尾追彼飽我饑更憂巾脫誚慶之文如雨無補行間申嚴之令自天有同壁掛臣罪日深矣臣前言丙子之秋邊烽深入內地其時焦勞者惟我皇上之一人盡瘁者惟張鳳翼之一人蓋已預憂今日臣當效死先驅蒙恩留與中樞命盧象昇督剿臣自知才力不逮象昇遠甚遂不敢固請親行而今病臥署中未知剿蕩何如望穿雙眼愁折寸心進不能死沙塲退焉肯死牀褥是以一痛一呼一呼一絕仰干天恩乞臣旦夕之身與疾討賊烽若趨宜大臣輿疾宜大若折轉關寧臣輿疾關寧

臣不求一兵一餉惟將此片赤心前去宣大關寧舊游之地號名父老子弟敢死之人爲主上報不世恩爲微臣灑一腔血所資以鼓厲之者則臣前覆盧象昇用哈圖敵之說預發賞功二萬金見在陽和庫貯若用於宣大臣請開銷用於關寧臣請移補此外別無所需也臣罪重病深憂鬱無柰臥牀提筆累日乃成此章伏惟聖慈深鑒允臣星夜遄行臣縱不能殺賊成功但囊死道路亦猶稍盡狗馬之心畢平生之分矣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聖旨覽奏輿疾討賊具見忠憤但督監業有肯任屢旨嚴責如無後効國憲具存卿還制勝中樞副朕倚望該部知道

遵旨確議疏

本月二十八夜二更時分准同官臣劉宇亮等密封上傳
輦固之兵應否盡調保撫之兵應否不調另給勅印孫傳
庭係何官號事權是否畫一卿等會同該部確議改擬來
看欽此欽遵約臣面議臣以病苦不能趨赴朝房今早遂
蒙同官臣宇亮過臣公署直入病榻商議久之臣愚竊謂
輦固之兵原係新設大糧訓練戰援之用向來孔希貴等
剿賊於豫境張德昌等駐防於潼關俱在行間聽調是以
擬盡調之保撫之兵一譟於眞定再譟於固安皆未見敵
而自焚者即有未譟之餘聊資重鎮防守不堪戰援是以

不擬調之孫傳庭係本部添設侍郎原備督撫之用且先奉有暫駐眞定之旨即以部衘協勦似屬無妨若論事權彼此各有分兵亦不相礙臣所憂者烽入畿南速彼所過州縣督監二臣分兵尾逐不但不能抄出其前抑且不能緊促其後誠恐從茲深入山東河北愈滋蔓延禍未知所終極也是以躊躇無奈請給勅印與臣部添註侍郎提兵協勦似屬不得不然之策其東南一路昨奉明旨劉元斌等會同總監視賊所向相機援勦務立奇功亦微臣所欲請命已覆總監盧維寧疏中不敢再贅今所望於侍郎孫傳庭者亦唯視烽所向相機援勦務立奇功而已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題○山松曰先人此奏蓋已隱憂九台盧公之不濟矣

覆津撫偵探邊情疏

該臣看得任丘一路之烽前既越河間而陷獻縣今又越景州而趨故城的的是向臨清之路矣其東北探得上寧津縣者即是破文安走滄州之一枝往與任丘之烽合此股較之眞定一股其行頗遲蓋以任丘鹵獲過墜輜重苦多必不能兼程而走也如此我兵正好出奇從間道抄截先據臨清坐就倉粟爲逸待勞飽待飢之著則勝算在我驅賊折轉不難柰何器無變計日日尾追誤乃公事耶此總監高起潛苟而責新奉明旨以勇衞督理劉元斌盧九德

協援奏功萬萬不可再有玩悞者也懇祈聖鑒再飭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

南烽一股報道疏

竊臣昨因南烽散漫請用本部添註侍郎孫傳庭提兵協剿已蒙聖鑒允行今接總督盧象昇之揭又謂本月二十邊烽哨已至龍固本職欲馳倒馬先發制人而氣定撫按堅以爲未可即行且未知總監臣此時見在何地並東路有無邊烽從長酌量議輔重於邊方一面馳會監臣領關寧兵急從東來驅剿本職或出紫荆或出龍固得其因耗使可决機等因又與臣書云旬日來龍固等關爲烽所梗

詰無的耗差官扮成乞者始得眞實情形烽行甚速計自
十一月二十邊至今已七八日各股在山西與在北直者
始相半焉三兩日間或當出晝象昇卽欲西馳而眞定撫
按留之甚堅內氛未盡亦不敢遽言西剿以自鄰於卸擔
脫身也二十八日先發大同兵出倒馬宣師亦從藁城南
去以備東來未盡之烽虎帥則留援獲鹿剿兵二萬本不
宜分乃今事勢不得不然耳所慮烽盡乃始出關又步步
落彼之後難於縮地再圖一創兇鋒或稍俟三兩日卽內
氛尚餘一二股聽總監驅剿而象昇亦先從倒馬西行止
留虎帥尾追彼後是或有當也等因臣覩此揭此書西南

一股報從龍固遁出督臣雖有確憑而東南一股方從故城武城深侵臨淸去者督臣未之知也夫烽行甚速遁出已七八日不過三兩日間當盡我兵從而尾之步步落彼之後難於縮地再圖一創兇鋒督臣之慮誠是臣部無以復加即遁出龍固猶是山西大同地方又謂從長酌量餞輸重於邊地必俟務會臨臣得其確耗然後决機督臣之算更全臣部亦無以易然則爲今日計尾追外氛不如痛剿內氛審矣査外氛遁出山西大同臣部已行山大兩撫各還信地而又以延綏和應詔之兵聽山撫調度請允宣督陳新甲之出專三鎭責成則遁出之氛付之宣督兩撫

似已堪辦若內氛深入旣逼臨淸則山東河北處處可以
橫行而且茫無出口之意其爲禍不可言我若諸路併兵
痛殺此股使其不遁不敢求遁不能盡數殲於內地則爲
功更不可量此始天亾之候而使其狂逞無忌流蕩忘歸
至此極也故臣之愚以爲總督盧象昇姑以少兵促外氛
使之出龍固也必盡其勢不能復返更以多兵併內氛使
之入東南也不深其勢又難遽出而我侍郎孫傳庭與總
監高起潛督理劉元斌盧九德等多張犄角攢而促之彼
有不踉蹌走殲者臣不信也如此則侍郎之兵摠少臣請
以關門驍騎四營見在城下之四千有奇及吳襄所領遼

兵見在通州之三千有奇於中酌選堪戰五千付侍郎用之而未敢擅決謹仰請聖裁總之今日之事乘其入內已深鹵掠已飽驕淫已極留遁已分盡我中國兵力以全副當之全股殛之使彼從此萌啟疆之想是我中國轉禍爲福成功第一大機不可失也臣不勝腐心瀝肝以請伏祈聖裁定奪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題○山松曰盧公之失策在此使肯聽先人此疏亟將晉雲兩帥發往藁城鉅馬者撤之速回何致有賈莊之失哉且勿論已出龍固之信不確不宜聽王樸之奸報郎使有之而宜督山大兩撫之責成先人已有布置矣惜哉

恭謝天恩疏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伏蒙皇上遣御前答應牌子康永壽賫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醬瓜茄一罈到臣部署臣恭設香案扶掖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猥繇草土曲荷甄陶厠名忝竊綸扉寸絲莫補寓直仍兼騎省多壘增傷擢髮以數夫譬猶將未敝竭肱而繼以然敢謂其難是以人道陰陽不禁交爭之患豈意天心父母如聞惟疾之憂降勑使於兵曹寵近師中之錫出珍羞於內饔賜同門下之需微臣睹白粲之頒儲恐彌譏於伴食睨黃流之在酌虞重觖於投膠雲霞迥隔先廬泣薦腥之必熟夙夜無皇退食承瓜祭以如齋惟茲覆幬之恩豈

罄涓埃之報覗肓起痿斯時病病之心銜塡葵向向後生生之報敢借刀圭之力敬颺薰沐之言臣可勝惶恐欣謝之至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奏

微臣籌邉無能疏

臣以罪病餘生荷皇上非常知遇任之中樞之重責以譋度之能既不克先事綢繆使介馬不入又不能即時驅剿俾狂逞多方淩閱三冬墮壞名城奚止十數報西遁者未確而報南突者隨之告斬級者無何而告屠城者相繼以飄忽奔突之烽當逗怯淫恣之兵以百無一備之城當萬

有餘孽之衆以誇功詐捷之將當鼠生背叛之民千里圻
封刈人如草萬家煙火是處爲墟誰司兵本而使烽驕將
怯流毒貽害至此極也臣幽憂兩月病苦踰旬卽不能輿
疾行間援枹效死實不忍羈棲廨舍伏枕偷安則惟有束
身席藁之一法懇祈皇上先正臣罪爲封疆諸臣榜樣然
後嚴責督監二臣以及行間將帥守土撫道守令誰分承
其責不能先彼抄擊誰專領其任不能拒彼扼守誰擁兵
逍遥岐路望敵塵而卽驚誰縱兵淫掠民生聞軍聲而思
遁誰怠玩失時問修備儲練者何事誰躬先逃潰問與城
存亾者何人勅令有罪諸臣自行回話並勅部院科道指

實糾參統祈皇上大奮乾斷一切按以應得之罪從重處
分或猶可救垂亡之城於萬一延殘土之息於幾希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題

驚聞特遣首臣疏

臣因剿烽無效輿疾請行未蒙俯允隨具另疏自劾今夕
忽接科抄驚覩明旨首臣劉宇亮奉旨督察驅剿親代督
臣臣惶恐隕越愧死無地謹請聖鑒將微臣削官戴罪星
馳前去剋期辦敵首臣宇亮仍乞顧留左右黼黻皇猷臣
中夜徬徨力疾請命容明晨強起詣闕叩頭敷陳未盡事
理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題○山公曰按當日此舉
下獨綿竹楊公未必知兵而於九台先生又添一重督
責以爲廟堂意在趨戰故廖游一疏以謝朝廷矣此蓋
臺省諸公多指亂視所致先人屢疏爭之不得惜哉

再陳內備實著疏

計開　一衆議督撫能保俱得眞材　前件看得督撫眞
材誠難多得然朝廷需用此官不以材難欲廢官也委任
督撫創造之權擧用眞才吏部之職但使吏部平日用心
講求其人堪任者不容規避不堪者無取搪塞且自邊道
邊府正佐邊州縣等官一一求眞才以任之則歷練有素
層累推陞不患無督撫其人豫儲待用矣臣部員外郎沈
迅有亟選天下試而已效之雄才以爲撫勿以其官已尊

而強與之以長邊一疏說可採用當勑吏部採用之伏候
聖裁　一五萬馬兵此將從何措處　前件臣原議馬兵
五萬合薊遼而言外則九城內則三協見有新舊餉兵共
約二十四萬於內練得五萬屬總督提調往來外援邊塞
內聾神京俱有恃無恐若遵聖諭再責薊遼五鎮總兵各
練兵一萬便是十萬騎可橫行塞外不復憂內犯矣如慮
馬難遽足始用四六分營以六分爲馬四分爲步先用見
在之馬及問馬爲根基而徐益之以市買哈馬稍假歲時
亦不憂其不足也臣部員外郎沈迅有疆汕各邊之烽以
爲銳而責之戰以爲漸培馬步之根基續選精銳之式據

一疏說可採用用之當從薊督始伏候聖裁　一撫臣多抗鎮臣多逗　前件撫抗鎮逗誠爲近日膏肓之病良繇承平日久綱紀廢弛朝廷以撫鎮爲文武大吏未嘗顯行大罰故至是耳主上臨御以來罰行不貸積習猶然可柰何哉臣以爲欲撫臣之無抗必行祖宗朝不次陞降之法一人而賢則從六七品徑拔三四品不爲驟一人不賢即從三四品實降六七品不爲屈但降官俱受實職責成磨練閑銜不礙後來大用則抑揚進退之間人材無不感憤而興起矣欲鎮臣之無逗必行祖宗朝左右將軍之法每一總兵皆給將軍印而又爲左右將軍以輔翼之使名位

相照才具相若遇小敵遣一將軍行遇大敵則三將軍行如果有逗怯者拏一人卽軍中可代缺一人卽軍中可補而拏到逗怯之人卽正司敗之法决無敢有公然犯令者矣臣部員外郎沈迅有急選九邊實去戰功官未高志未滿之廉勇以爲將而予之署銜以便賞罰勿使人人崇高不便賞罰一疏亦堪採用當俟推舉時斟酌行之伏候聖裁

一行間長技應否不言步火　前件軍中騎步原是相資臣前言練騎五萬時出沿邊射獵聲張搗剿爲先發制人之計故不言步火非畧之也然火攻爲中國長技人人言之臣見邊方練得乘城守險猶或有餘若用以行營

與彼馬相追逐則勢不相及且擡營必不整整營必難擡
以不整之營行難擡之地一或失利砲鎗鉛藥皆爲彼資
即今邊烽南入我兵尾追不能抄出其前以取迎頭邀截
之勢者只爲除卻步火無膽孤征帶著步火無路飛越使
中國將士人人皆恃火器爲膽人人皆爲火器所累者則
長技之說誤人而練騎之道未盡也今不得已亦分步騎
練之但必講求嚴整擡營輕行逐利之法使我必能制賊
必不爲賊所乘則善矣此教練之責非臣部所能盡也伏
候聖裁　一選將各口各鎮戰守兵數通行查算除擺邊
守城外鎮臣應統若干督臣應統若干　前件各邊戰守

官兵年來非不有數猶恐未甚確也今以練戰爲主當除戰兵之外方計守兵如薊遼二十四萬五鎮挑練五萬一督挑練五萬先除此十萬戰兵然後其十四萬爲守兵也就此十四萬中亦有分別如樓臺烽火哨探尖夜塘撥走遞字識牢伴看守門倉庫局之類不可練戰者至多不過六萬人此外尚有八萬亦堪練戰則該撫道協路守提各有戰守之責者不患無堪戰之兵第在覆實而遞分之耳宣大山西三鎮計兵一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當練二萬以一萬駐陽和一萬駐懷來東西策應較爲兩便其餘尚有一十二萬除烽火尖夜等項不

可練戰者至多不過四萬人此外亦有八萬亦甚分與撫道協路等官責成實練戰守均資延寧甘固臨洮五鎮計兵一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當練二萬以一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亦爲兩便其餘尚該八萬有奇數較各邊爲少地距畿輔爲遥則聽該撫道協路分練戰守不必盡比薊宣可也其保定新設一督轄眞定天津山東河南四撫除河南兵數未報外餘三鎮共一十一萬一千八百有奇四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兵四萬計用八萬人外餘則酌分撫道各置標營兼資戰守此腹裏地方原無烽火尖夜之役者也至於昌通二鎮

尚未算入昌鎮額兵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員名通鎮額兵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五員名兩總兵各練一萬或仍設督治或分隸薊保二督尚候酌裁總計薊保宣陝總督四員練兵一十三萬總兵一十九員練兵一十九萬果能於見兵中練此三十二萬實實堪戰之兵東馳西擊綽然有餘即不言守而守在其中矣薊督最衝練兵五萬保督次之練兵四萬拱衞山陵畿輔萬萬不可輕減宣陝二督各以二萬計者特詘不能舉贏姑爲那綴就急之計也若州縣城池處處置守則有臣部員外郎沈迅變畿縣之民以爲兵而責之守一疏在此非大破常調經畫萬年至計不

可伏候聖裁　一撫道專理民事糧餉督鎮專司邊防剿禦　前件看得衙邊巡撫或提督軍務或贊理軍務俱自祖宗朝次第設立已經二百年其各道或稱兵備或稱監軍皆得分管兵民亦非朝夕之故矣總緣邊境甚長邊情孔棘一官一人之身必不能通行料理鞏固無虞故督撫鎮道上下相承文武相維以共保封疆於勿壞猶且戛戛難之若撫道止專民事糧餉不預兵馬邊防則一城之內號令即有不行千里長邊緩急何人分任且如九邊見設巡撫十一員總督不過三員夫安能以三員而徧防十一員所轄之地全代十一員治兵之事也若總兵時聽調遣

全然非居守之官更難代撫道之事而臣今計算先練戰兵除督鎮而外尚不患無撫道之兵但撫道分信亦有衝緩額兵原有厚薄不能一律齊之謂宜撫標多者置兵五六千少或三四千道標多者置兵七八百少或五六百而止其餘營伍城堡之兵仍聽撫道管理調度惟不分督鎮之兵以互相掣肘可也此議一定賊未入口督撫鎮道總是防邊之人賊一入口則督鎮視賊所向以戰爲援撫道自顧境内以戰爲守毋容互相睽閃更足濟國家事矣伏候聖裁

一東自山海西抵昌庸爲薊督之信北接昌界南包畿輔爲保督之信寧錦另爲一旅　前件薊督分信

自居庸起至山海寧錦當仍舊制惟割保鎮不在隸中保
督分信北接昌界南包畿輔應割通津一帶隸之仍以山
東河北悉聽節制河北者河南彰懷衛三府之地而河南
之鎮撫則皆在節制中也夫寧錦一旅設居首衝雖在藩
籬之外稍與三協有異而我祖宗全遼之舊僅存此八
城且內有急堅援於外外有急堅援於內形勢雖隔呼吸
相通必不可稍示分別致使人生異心者也臣竊見年來
寧錦有敢戰之將可用之兵而第苦於法紀之不明整頓
之未至每欲請令順天巡按兼管遼東歲一修巡行舉劾
之事以兼資彈壓維繫之方凡以臣督撫之不逮豈本有

之督屬而可削去之乎此萬萬宜仍舊制者也伏候聖裁

一京營量增馬步　前件該臣稽會戎政諸臣商酌裁定但稱兵馬除戰防外城堞遼闊守禦不敷急欲議增誠如聖慮但增兵非難增餉爲難議將春秋兩班班軍四萬名就中選一萬名分爲三鋭營以不到班軍應納大糧銀幇之仍照壯丁例量加糧銀月給米一石名爲赴班實軍永不更換精練步兵火器弓箭等技藝遇有緩急給馬匹以供哨撥而至於邊方分析議留等項尚額十二萬倣而行之約得實兵三萬矣此戎政諸臣之議原水手本甚詳臣今謹舉其槩尚俟另行詳議伏候聖裁

一宣督當求

移屬堡壘應歸併　前件先年宣督原駐朔州爲山西大同適中之地嘉靖中移駐陽和大同宣府適中之地而每歲秋防移駐懷來則爲陵京後護至密邇也今議東移莫若懷來爲便但邊烽入犯有時東突薊宣則懷來誠屬扼要有時西突山大則陽和亦便提衡臣議該督練兵二萬半駐懷來半駐陽和平時往來訓練有警東西策應似覺允妥但二萬之兵取足不易該道見兵一萬餘即歸併屬堡免分守兵亦不能得一萬之多此時尚費籌畫而所謂歸併屬堡者查宣大地方原有官堡民堡之分官堡置兵守禦民堡人自戰守如果居民充實堪自戰守者還用本

地衛所官員爲之守堡官給火砲不置官軍亦可行也伏
候聖裁　一延寧一帶以此類推　前件臣前面奏陝西
地方寥闊擬增一督駐近延寧已蒙聖諭俯俞爲便而延
安乃近年流賊所起其人皆稚桀勝兵徒以荒旱相尋無
藉至此若該督駐札招練萬人無事可以消弭寇盜有警
可以入衛京師至便計也第該督撫兵見在不多取盈二
萬恐更難得與歸併屬堡尚須彼處著實講求伏候聖裁
一續增各撫與督治可以酌裁　前件查得近歲新增
天津山永密雲三撫各有重大責任未可議裁通昌兩督
治於中可裁者通州之一員耳此州既隸保督無事訓練

該督任之有警防守即以戶部倉塲尚書或臣部侍郎一員前去彈壓爲便惟昌鎮主護皇陵專設一員居守似不爲過應否去留臣部未敢輕議伏候聖裁　一如此庶餽糧尚不多增是否妥便　前件臣計邊腹額兵約有七十餘萬不爲不多今練三十二萬皆取之於見額似無待於增餉者但邊腹額餉不同兵丁强弱亦異必欲使之同心同力眞堪剿殺恐衷多益寡之間非舊例所能拘也況見今額設之兵或民屯逋欠或京運愆期巳時有庚癸之呼亟當議補救之術錢糧一節雖不敢言多增亦何敢言不增乎如欲增之則臣愚前奏收銅廣鑄爲生財第一良方

次則員外郎沈迅所言省無用之官不急之役與夫撥月糧清贍地毀淫祠清閒田以爲餉亦可實見施行者也總之今日之事提起陵京二字昭示天下使人人如子弟不敢不衛父兄物物如手足不容不捍頭目則臣前奏率天下之甲士以爲兵合天下之儲需以爲餉收天下之豪傑以爲文武師臣如雲如雨如取如攜之用雖有大勞大費大破常格之事似皆普天率土萬萬不得辭皇皇不容後者業已盡之其事非臣一部所能辦其議非臣一人所敢專尤不能不望廷臣之各盡所長爲社稷封疆億萬斯年計也伏候聖裁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稿○山松曰按先人自註云前月乙亥再陳內備之疏奉旨頗長今始能條答其緊緣病中屬筆作輟無時尚有欲商之同人者未敢爲定論姑錄之以志吾苦心云云人約擬稿而未上者歟未見疏頭

再申愚請疏

奏爲再申愚請懇祈聖鑒容臣星詣行間督催驅剿少寒督蛈如以臣駑劣不堪仰承天遣則盡削官階編充士伍惟皇上命倘再不蒙俯俞則臣實負中樞之職仰貽君父之憂既無路可以圖功寧有顏可以尸位惟有懇祈皇上卽賜斧鉞不敢比行間諸臣倣革任聽勘之恩典也臣謹叩頭力請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

密陳受代軍機疏

臣昨見首臣劉宇亮蒙恩遣代督師業具再疏請命臣願
先驅外所有首臣奉命事理臣心猶有未安不敢不昧死
一言則以臨敵易將古今大戒首臣仰奉天威只可督察
驅剿萬萬不可遽代盧象昇之任也夫象昇驅剿不力幾
破州邑孔多誠爲不稱其任然而所將宣大山西之兵係
其督屬舊部相習有素相信頗深即今轉戰千里之遠不
無飢苦疲勞雖鮮大功別無大釁蓋與關寧將士服習於
高起潛大略相同此際加以朝廷特遣元老壯猶督察而

鼓勵之當使人人競奮箇箇圖功殲剿之期自然不遠此
似唐之裴度遣往視師而雪夜入蔡州城擒元濟者仍是
常侍李愬輩非度自將兵也若一旦而萃總督之任以首
臣代之臣恐此聲一傳將士疑駭總督且萃吾屬何如少
或稍伺之間懼有驚沮之事烽正且攻且遁我兵彌懈彌
遲患將有不忍言者爲今之計必責象昇仍舊將兵戴罪
圖功自贖即命首臣親往亦止如其督察驅剿之本懷祈
我皇上倣祖宗朝事例賜之手勅以示寵光再賜銀圖書
以便奏事庶明督察驅剿之體即成督察驅剿之功斷不
可與行間諸臣同須勅印頡頏行事致威令仍爽等倫事

權又相牽掣而且一華任一徙代之間不免少需時日而正當剿驅之急又增一番疑懈於中爲患不可言也臣竊極不敢慚憤方深苟不蒙允先驅則惟急求譴外何敢復言兵事而事關萬分密要不敢不請聖裁萬分詳審狗馬癡愚瀕死亦當自盡心有未安不敢知而不言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

微臣欽承天語疏

竊臣猥以駑鈍負罪丘山叩乞聖裁處分欽承天語矜宥臣俯伏傾聽涕泪縱橫臣本何等糞土犬馬而蒙如此恩遇即世世生生肝腦塗地亦焉能補報萬一也回思事如

此聖主有心不盡是爲欺天有言不盡即爲欺心臣今日於首臣視師一節雖以面奉成命無能挽回退省之臣心臣言猶有未盡是則欺心欺天罪曷能免而臣所謂盡心盡言者亦是仍申前奏受代軍機萬宜詳審之說臣非敢爲宇亮爭體貌更非敢爲象昇留面情也特以行間將士象昇熟而宇亮生此時軍機象昇終而宇亮始以始事較終事有許多創起之難以生人換熟人有許多幾廢之緒求急而反以緩求全而反得偏臣心惟眼見歷歷分明此時不極言之後將言之無及我皇上以天地父母之恩待臣而臣不能盡心盡言於天地父母雖萬死豈贖厥辜也

今守亮雖奉命而勑諭猶未頒衆昇雖革任而軍務猶未
解皇上少加斟酌易督師爲視師守亮宣諭行間以鼓舞
兼策勵則軍志不惑而剿功易成彼盧衆昇者以洪承疇
貶削之例處之俾力洗前愆而勉收後効只在守亮一獎
率間而可必也不然以轉戰千里疲勞飢渴之兵當邊烽
相持鋒鏑危亾之際而一番疑駭倏忽生端臣則不知所
終竟矣此事關係利害萬萬非淺古來臨敵易將萬萬稱
難臣雖勉盡心言而言之亦終有不敢盡者惟我皇上神
明洞矚察見淵微俯從臣請深加裁酌臣犬馬憂病無以
補報天恩即此是報恩之事不敢以躊躇隱忍致漏針芒

者也至於輩任明旨邸報業已抄傳臣愚恐駭軍情尚未

行文到彼伏候聖裁詳奪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

首臣奉命遄征疏

本月初七日該臣具題首臣奉命遄征等事奉聖旨已有

勑諭了各事宜有應斟酌的卿部還再詳議速奏欽此欽

遵抄傳到臣該臣伏請勑諭仰見聖心前此嵩任督監本

欲克期掃蕩奠此殘黎今兹赫怒轉圜更念邊氛方熾民

在水火已將盧象昇貶降侍郎仍與高起潛戴罪夾剿命

臣宇亮肅將天威前往督察一切機宜聽令面授但有逗

飾飛疏奏聞煌煌聖謨業已無不包舉臣等兢兢奉以從
事足矣但今烽勢分股披猖河北山東幾無地不可到卽
今驅剿自當敗遁山西宣大又無路不可行萬一龍固鄰
險仍折東北則東津昌薊所在經過更無處不當扼擊者
臣思隨地協剿則有侍郞孫傳庭總督陳新甲巡撫張其
平杜三策顏繼祖楊文岳宋賢葉廷桂劉永祚趙光抃楊
繩武朱國棟等督護通昌則有侍郞仇維禎李日宣等與
夫各鎭總兵等官各有戰援之責咸在督察之中必請明
旨申嚴斯便通行傳檄至於眞保通津中西宣大等處各
有總分監臣方正化等多員吾皇宮府一體屢命臣部責

[illegible]臣之行更可類推大都與兵者相機戰守以怯戰為第一當懲分土者處備芻糧以乏與為第一當罪卽今援兵所過嗷嗷待哺撫按監守諸臣悠悠隔膜平日修備儲練四字全虛斯時拯溺救焚茫無措手負恩負罪莫此為尤首臣督察上聞罰難假貸有能翻然猛省奮不顧身竭此日之胼胝贖從前之罪戾是在首臣欽奉隨方獎勵刻日成功之敕旨仰祈恩宥姑與維新此又臣部顒顒跂望者也中間地廣官多機繁責重應否再加敕諭或御批詳答卽賜責成並請先年欽命出鎮督理關部關防以便首臣署銜或為欽命視師或為欽命督察統乞聖裁定奪施

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奉聖旨是這遍昌眞保宣雲津薊密永晉豫東登各處督撫鎮及協剿侍郎亟地方接濟芻糧俱聽首臣督察如有詐怯圖之等情即著去行察處各總分監也著聯絡協力剿防刻銜督察勒不必再給餘已有諭旨了○山松曰按本題前有一疏乃請符驗關防者故不錄○劉公請纓之舉不過曰主上焦勞聊爲解免寛慰耳而遂奉俞旨者蓋以向來流賊入蜀蜀紳在京師李遇知等會有公疏請以劉公督師於是聖心誤以爲知兵矣先人連疏力爭而不能得又復面見[illegible]陳篁從易督師爲視師一片苦衷天日可鑒而小說稗史則誣先人爲黨辯叛以逐綿竹之局何其喪心乃爾耶

覆眞按塘報緊急烽情疏

該臣看得烽陷南宮據廣平府報以前月二十三日晡刻聞信即告急求援而今月之初一日始達於眞定按院移

會總督發兵查真廣中間向隔順德一府不知烽孫何路
其所過州縣殘破必不止南宮而今猶未見確報至於固
關娘子關據都司何起龍報烽並未從此出則行間督鎭
一切偵探如瞶如聾徑有前月二十邊哨馬已出龍固經
今七八日之報也總之烽前兵後遥事尾追並其向往苗
頭全無知覺而所過之處輙以芻糧不給爲解矣使兵抄
烽前城邑未破望援情切客主相調焉有不給芻糧之事
唯烽去兵來救援無及即使糧草饒備人亦冷眼灰心况
乎殘破之處無官無民曷從而備之乎今眞屬已破盡矣
唯有順廣大名尚堪抄救若再不爭前間出扼擊保全國

法具在屢旨森嚴臣部不能爲文武寬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題

覆盧督塘報軍情疏

該臣看得烽出固關臣部誠有抄前之議然必軍中探確果盡出關而後一尾擊一前抄乃兵家之正理也今偵探未確烽未出關遽遣雲師王樸前去已屬非宜乃二十八日遣發其兵二十九日又有烽苗雖已西向大營仍在內地復牌行王樸目前且協剿於東南再俟內地烽情所向相機趨援之報今固關報到烽全未出而樸兵八千先出倒馬該督僅統宣大陽和之兵一萬二千又分兩股將何

以辦大敵耶此正明哨偵探不明調度無方之大病而分
監陳鎮夔所云膽落魂飛打乖避去者非王樸而誰也臣
部勘破此情本當即行參處姑念該督有文且行間將士
亦能鼓勇奮發合責王樸星速入關仍赴該督合營痛剿
狂氛果合折出山西即從後緊促不必前抄亦可也其入
關一路供給糧芻自屬真定撫按專責毋容諉誤致滋藉
口懇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題○山松曰証報出關原
爲規避自便之計後雖調之入關而借口總監收斂自
辨支吾不前咎誤盧公者非樸而誰

密請軍機疏

竊照首臣督察卽日啓行驅剿成功在此一舉臣前請留總督盧象昇勿遽革任而又頻益侍郎孫傳庭協剿之兵皆有深心苦心欲俟首臣馳至軍中而後議之也誠慮象昇不能馳敵猶能聯屬其兵惟有傳庭閱歷行間似堪代總其衆首臣星馳至彼察象昇如改弦轍黽勉馳驅則有薄降自贖之明旨在萬一逗延如故驅策難前則當密切以聞請勅傳庭軍中往代庶指揮立定心志不驚乃此行第一機要也再若河南陝西之兵已到傳庭將至二萬餘人不必再兼宣大則命宣督陳新甲自將督屬之兵亦可二者敢請聖裁面命首臣以便奉行至臣昨具議增協剿

之兵一疏奉有盧象昇罪狀顯著不必厳爲解飭之旨狗馬愚心徬徨無地念臣匍匐御前自請斧鉞不敢解飭一已之罪焉敢解飭他人實以行間作用必須周匝萬全臣部文書未免剛柔互濟且臣一日之間疏凡幾上中有嚴切責成之語不能疏疏皆然是臣疎庸之罪萬不敢代爲解飭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奉聖旨盧象昇既革復留已非政體若遲延如故何必首臣督察國家大事倚卿擔當愼毋瑣瀆所奏朕知道了○山松曰歷觀諸疏先人之於盧公其欲委曲以底於成之念可質天日

奏聞下情疏

竊臣典樞溺職罪重丘山面請處分蒙恩暫宥臣未敢頻

頻激聒懼涉卸弛祇候驅剿事完靜聽斧鉞即人言指摘
亦未是引陳總皆仰承天語俯惕愚心無可柰何之苦思
也祇今首臣出督行間臣尚淹留部署誠恐本罪之外又
增頑鈍之譏且臣狗馬禪除在本月之十七日向後一切
大典理宜隨入班行但臣重罪在身曷敢公同拜舞抑且
軍書正急恐多失誤朝儀敢祈聖慈容臣於慶賀日隨午
門外班行禮如遇陞殿傳制一切大典仍免微臣侍班則
俟罪之分誼少明火急之軍書不誤斯臣躊躇日夕不敢
不奏明下情以祈天鑒者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奏

增整部標疏

該臣查得臣部標營馬兵四百步兵二千餘人向附京營教練在馬兵時聽差遣爲各衙門護送銀兩之資在步兵練習火器有營分地扎營而已臣去年受事之初欲加增益整頓以備緩急馳驅蹄蹻及於措餉千難萬難遂爾不敢擬議且謬謂職守之責專在邊方果邊方力能堵剿任中樞不過坐籌而豈知今日事有大不然者邊方毫不足恃倉卒烽薄陵京臣部疾呼調援嚴飭偵探茫無應手之人可仗之事益增整部標萬不容已而所以增之整之非但曰選一將營多兵如尋常執殳而已臣在邊方講求禦

敵之法不啻多端至於徹底商量俱非實著最後有一將言眞正與人廝殺每勇將一員只可領兵三百人挑一箇頭子若有十員領三千人挑十箇頭子二十員領六千人挑二十箇頭子再加多至三四十箇頭子纔是眞正廝殺眞可向前撲砍若有一箇頭子不上前飛劍取他首級誰敢不用命取了一箇首級補了一箇頭子只要領三百人好漢自是非難而邊方不能行也臣今請練部標以此爲式査邊方廢閑立功等項將領曾經實歷戰功者令帶家丁馬匹給與勘合糧草資用來京家丁驗足精銳仍屬統領馬匹驗給價值仍令騎征每一將管三百人給三百馬

定要足數如選得四十員將堪去一萬二千人爲左右兩營專備有警挑頭衝殺之用斯於京邊各兵之外臣部有調遣偵探之人不致束手受困徒事呼籲如今日之窘迫無可奈何也馬兵專主衝殺每五人去火兵一名爲之炊㸑剉秣斷不可無計該二千二百人每將一員書記跟伴二十人計該八百人是爲一萬五千人數分統之以副將兩員其廩餼丁馬倣京營副將之例行之此外再設聽用材官二百員於過堂候推恭游都守等官遴補使九邊四海智勇奇傑之士無不羅而致之臣部無事如雲如雨有警如取如攜斯爲儲將練勇之實著緩急調度之先資在

今日圖之已晚而萬萬不可不圖者也其買馬價值取之臣部節裁應用犒賞查臣部題覆武職贓贖一項當行各撫按查出解充此費惟廩糧料草不能不資戶部措置頃奉諭旨京營量增馬步臣思京營十萬餘衆或可不增惟摘出數營同臣此法訓練則強榦弱枝建威銷萌之道具備於此敢請聖裁鑒定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奉聖旨部標一營應否緊增一萬五千人數九邊四海智勇奇傑應否俱置部標還再酌議具奏

覆貞俟再報失陷城池疏

該臣看得獲鹿距府五十里任彼攻城六七日該督撫兵

不救至該道跪泣而不應是何忍心各將承令往援前行數十里而復止是何軍令且也倏報烽出龍固半在北直半在山西二十八日遂遣王樸出倒馬關而獲鹿以二十九日陷矣今據王樸塘報以初三日發眞定初七日至倒馬關是則二十八九鼇整二萬兵在城下而何不救一邑之危亾哉明旨偵探不明調度無方罪狀顯著定案高懸爲咨道鄒至該道李九華衙門駐劄獲鹿奉調出守府城本先公後私之大義卽獲鹿蕞爾小邑能抗七日兇鋒與守備不設殊科欲以此而罪該道彼縱不能完地方夫豈不欲全妻子是或可以仰徼天鑒察其心力事勢偶値奇

竄者也但道屬失陷已多平居作何練備俟合負保諸屬相提而論應得之罪廟堂自有平衡此時始令戴罪策勵似爲本等猶恐室家既陷心志昏迷策勵難前補救無術則亟易其人而令九華解任候勘是爲地方計非爲九華計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奉聖旨邊烽分股南掠督監緊從夾剿奉有嚴旨盧象昇偵探不明調度無方坐視各邑淪陷毫無救濟向日敢戰之談顯是沽名欺衆姑念近經薄降且著策勵自贖如再逗延虛飾定行重治李九華該部看議來說

塘報疏

據大同總兵王樸塘報內稱職於本月初七日抵關隨差

官丁赴代忻壽陽一帶遠偵已經塘報訖本月初九日亥時行至靈丘縣途遇大同總監陳貴差官馳傳道爲白牌上開據北路口參將報稱邊烽已過固關逼近雁代爾等須火速收斂不得少留一粉資敵如有執拗不遵地方官即行焚燒不得少忽見此職即統領官兵星馳赴適中地方視烽所向相機截剿等因到部看得王樸身爲大將擁勁兵八千於烽未出龍固而先行巧避出關臣部已經參奏令行次靈丘距平刑咫尺明知鴈代無警而借總監收斂白牌轉報支飾不知行間哨探該總兵報與督監乎抑憑督監報與總兵也如此敢於挾詐藐玩軍機法難輕縱

仰請聖裁先賜處分責令降級戴罪星速選鋭馳剿不然無以服虎大威楊國柱之心而俾獨前當烽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題奉旨王樸降級圖功自贖楊廷麟到軍前已久贊畫何事著自行回奏○山陰日先人此疏並無隻字責及楊公廷麟而忽奉此旨眞夢想所不及小說穢史遂借為先人報復口實矣冤哉

進繳紅本疏

該臣前具密請軍機之奏欽奉聖旨責臣擔當戒臣瞻顧徬徨戰慄日夕靡寧今當進繳不敢再有所陳惟乞聖慈俯鑒臣愚原是小心顧畏師行疲怯日久恐乘易擊之間藉生他釁有臣心可得憂口不可得言者是以前御御避萬非得已然總皆臣之罪也今此事尚未舉行則此奏似

難宣洩伏祈聖鑒暫弢御前以嚴幾事不密之戒爲此具

本奏聞不敢請旨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二十九終

曾孫　𢇁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農畯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介同較
山㮣　農彥

疏

再議增整部標疏

本月十三日御前發下紅本該臣題爲增整部標等事奉
聖旨部標一營應否暫增一萬五千人數九邊四海錯勇

奇傑應否俱置部標還再酌議具奏欽此欽遵恭捧到部
該臣看得臣部職專調度九邊腹裏之兵皆其兵原不必
以標兵爲兵者也考之會典景泰弘治年間臣部尚書常
領提督京營之事則雖無標兵而亦與標兵同用自嘉靖
中尚設協理侍郎而尚書不復典兵臣部於是乎無兵久
矣邊烽內訌有如近者十年三犯陵京畿輔岌岌堅援蓋
前此之所未聞臣部調度雖切呼應不靈緩急遂無一可
仗而驕兵懦將馭之無術鼓之不前至奉上方威靈亦成
虛擁則披堅執銳蹈火赴湯率先邊吏似非臣部尚書不
可爾臣所以感慨圖維欲請增整部標一萬五千人數爲

是故也雖時詘未能擧贏而有備乃爲無患既經臨渴於今日敢遲蓄艾於將來蒙聖問應否驟增亦不敢擅專裁定惟是馬兵練戰應如臣議一將領三百人置火兵六十書記跟伴二十其將不拘叅游都守唯選眞正敢戰者充之厚其廩餼鼓其用命苟非其人立選更易此不分京邊可行者也查會典萬曆五年通選各營精壯兵六副將各與三百名十戰兵營各增三百名是卽臣愚之議亦相彷彿兵多則老弱易雜止於三百名而選練不得不精兵多則節制難行止於三百名而紀律不敢不肅兵多則號令難一止於三百名而進退不敢不齊兵多則誅賞難徧止

於三百名而功令不憂不信一將如此將將皆然一營如此營營皆然此所謂有制之兵實實有當烽之用者也其九邊四海奇傑俱置部標仍備九邊四海有急則一呼遝之所謂無事如雲如雨有警如取如攜原不止為部標之用蓋欲破債帥之積習必量設養廉之先資使貧士皆得奮身則英材不致裹足其有裨於九邊四海宏矣臣愚見如此可否實行不敢自執惟祈聖鑒特裁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聖旨練戰說得是一將領兵三百雜役八十精選實練務期堪戰京營一六四標三提督及勇衛兩督理准各置二枝應補缺應增額各著酌妥奏奪

緊急軍機疏

本月十八日臣適接督察首臣劉宇亮手書謂據總兵劉
光祚報本月二十日總督盧象昇總兵虎大威之兵在於
鉅鹿南十八里賈村被敵四面攻破盧虎皆未卜下落敵
尚欲攻臨清同趨舊路出口已經具奏等因臣不勝痛憤
連日所憂惟此兵潰決一節而今果然也猶幸侍郎孫傳
庭先奉協剿成命近在晉州堪以接手收拾潰殘重整營
壘必於傳庭是賴其總兵楊國柱先往順德總兵王樸星
調入關俱聽傳庭調度隨方應變時恐撰勅不及請以諭
旨行之宣督陳新甲應行速調隨其所近關臨馳入眞保
之間一同協剿總監高起潛提兵雞澤聞因彼合股曲周

館陶離臨清四十里劉營該監復回臨清有登撫楊文岳書報到部則彼一闖臨清方回舊路德州天津一帶緊要宜防東撫顏繼祖見在德州不宜輕動津鎮劉復戎囘顧本信勢不容遲首臣書謂宣大山西兵皆被剏此外更何所恃總兵祖大壽所統精銳似不容不調發前來臣請令繇薊州天津一路且迎且截相機而行蓋眞保幾破幾盡惟此路稍完彼或趨此爲出口計也正具奏間侍郎孫傳庭塘報又到除另本具題外其手書謂州縣砲打官兵不容近城又不接濟糧草千呼萬籲付之不聞雖屢奉嚴飭竟無如地方何此實用兵之大害臣謂非責巡按御史催

糧不可統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山松日按此奏奉旨云既憂該督兵潰如何不行早易還著奏明惜全旨失抄

鉅鹿失利疏

竊臣自烽入犯極知罪重丘山應奏乞請處分皆荷聖慈曲垂恩貸臣嘔心日夕冀圖補救分毫而不知其不能也日望援師一戰驅剿成功豈期鋒刃甫交潰敗立見昨聞鉅鹿失利總督盧象昇未卜存否何如而微臣之罪自是萬萬難贖微臣之身自是萬萬難容微臣之心之血亦自是萬無可嘔萬難圖報惟有力請斧鉞以謝皇恩以昭國法並以求無愧於象昇而已臣狗馬癡朴從不敢爲飾詞

罪戾昭彰斷不敢儌寛典流放竄殛惟聖裁立賜處分臣負罪今生報恩來世實甘心瞑目者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奏

遵旨奏明疏

頃蒙御前發下紅本該臣題爲緊急軍機事節奉聖旨旣憂該督兵潰如何不行早易還著奏明欽此臣伏讀悚惶極知萬罪無地自容昨已力請斧鉞猶蒙聖慈著臣奏明臣敢奏言軍中易將與尋常無事不同尋常可以革任料理等候新官從容交代軍中咫尺敵人利害安危界在呼吸動一主將易使人心惶惑頃刻讙譁遠者不具論只如

崇禎二年逮一 袁崇煥東兵立刻潰回事在眉睫臣前具
奏所謂勉盡心言而言之終不敢盡又謂心可得憂口不
可得言正此故也又首臣劉宇亮忠憤請纓言詞激切遠
播千里之外臣恐將士遥聞以爲此來不知若何行法若
何用威亦易暗激軍心别生他變且首臣夙負知兵之學
誠邁等倫若論親歷行間方始今日臣故請令孫傳庭即
軍中往代象昇之任猶俟首臣督察密切以聞蓋躊躇數
四必傳庭近就象昇首臣近就傳庭而後可以多方彈壓
頃刻推移誠慮畏敵如虎之兵必有一朝潰决之患况該
督已遣宣帥援順德雲帥出倒馬僅與西帥虎大威俱所

統寧武之兵尤最易於譁潰者不得不設心籠馭跋踵消弭而不意兩臣未至之間象昇已遇敵而潰也臣幽憂有心補救無術極知萬罪無地自容謹遵旨奏明並申請斧鉞臣無任席藁彷徨待命之至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題

臣罪甚深鐫級猶薄疏

本月十九日兵科抄出該臣奏爲援師失利臣罪益增力請聖斷以昭國法事奉聖旨盧象昇前既虛逗使城邑多殘今又失算使大軍挫衂卿職任中樞豈能辭責既自請處分著降三級戴罪還著悉心制勝以抒憤耻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臣該臣恭設香案跪讀明綸不勝汗悚
不勝感泣卽擬報名廷謝間竊念臣罪至重不減於丘山
天恩特寬有踰於覆載臣卽踉蹌趨謝是或以皇上處分
爲已足微臣心志爲已安而苴苟免一時再求充位也臣
雖艸野頗具肝腸仰戴蒼穹極知分願有難副之職因呼
牛呼馬而不辭有應服之辜卽如鹿如雞而敢避况十年
中外已全枯一寸之血心而此日封疆敢漫引千鈞於毫
髮此臣徬徨祇懼不容不乞天恩盡法嚴譴而無敢以蚊
負蚷馳再滋貽誤者也夫恩勝於威主上尙存其優禮而
罰輕於罪微臣深凜於懷刑用敢不避煩聒再干宸嚴臣

局任俯伏待命之至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聖旨邊氣孔棘中樞重任卿宜遵旨即出力圖制勝不必頻請致誤該部知道

摘覆司官條議疏

該臣前具再陳內備實著之疏內舉司官沈迅條議大端節奉聖旨沈迅各疏有可行者另與摘覆欽此臣於是知天高聽卑凡有一言當於實用處無不蒙採納施行者也因思司官沈迅條奏之言洞明利害剖破拘攣其可行非止一端而最急無如用人之一著其謂急忙實落做事與從容招撫條陳者不同未經歷練與備嘗險阻情僞者不同爲今之計必將見在治兵諸臣拔其功多勞著衆共推

服者以賢之大小任邊之衝級寧長才短馭而使才有餘於任勿綆短汲深而使任有餘於才與夫近畿道府有司不當泛常推遐當逐處打算逐箇揀選稱此任者留之不勝此任者去之不可一處放鬆一箇塞白充數皆剴切的當之言速宜見之行事而其職掌有屬非臣部所敢耑也臣日夜憂思惟薊督保督保撫未推未用不知能否得人堪否辦此邊腹大事如此人不當此佐成虛郎一切拯溺救焚修矛捍圉之事無從措手而我陵京畿輔更將恃何者為金湯社稷生靈更將屬何人為保障是可不為寒心之甚哉至於督撫而下分任無如監司查順永二府轄州

縣三十三設關永遵薊密昌通覇八道何其太密保河眞順廣大六府轄州縣九十九僅津易井大四道何其太疎夫固曰邊腹有異耳而以觀今日何邊何腹何異何同惟平時狃於其腹而安富尊榮之是居至有警一旦如邊而修練備儲之莫恃故今城郭丘墟生靈塗炭至此臣以爲必如外省之制增設守巡劃分信地倍四道而八之庶可革前事之踈虞綢後來之牖戸而道府之任須選堪繼節鉞者充之州縣之官盡取經治繁難者調之如此庶上下精神層層貫徹幸作興事不難省成於以銷萌禦侮實有攸賴矣然非聖鑒必行如迅所謂逐處打算逐箇揀選責

成當事必勿放鬆塞白則亦安能有毫末之效也此件科抄未到而臣權衡急著無踰於此敢遵旨先摘請命其餘款仍俟另覆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

鉅鹿屢報未詳疏

竊照鉅鹿賈莊之失臣於本月十八日先接首臣劉宇亮寄到劉光祚數字中言盧督師虎總鎮皆未卜下落及至十九日再接奏稿則言督臣致命虎楊二鎮衝破寧武田將官尚存又次二十日三接奏稿則言宣山二帥及李重鎮等俱得潰圍督臣扶掖上馬者再竟致命焉又次二十

一日接侍郎孫傳庭手書有守備何鳴陛稟稱楊國柱與虎大威今俱見在等語又接分監陳鎮夔揭帖言盧督師兵馬十一日與彼對敵得勝十二日彼勾大隊來將盧總督兵馬損傷特多逃竄等因又言十二日敵四面圍住邪時懸攻大砲打死許多不退至午時將大隊自西衝入舉火驚亂盧督師楊虎二將未知存否等因是其前後情形與臣部差官張國瑞董光裕言亦有合而陽和宣山將領尚多某某見在何處某某畢竟無存終未確然也但據報存之中如楊國柱虎大威乃堂堂兩大鎮帥而李重鎮則節制中營副總兵爲該督標下貼身之將此三人者夫非

應與該督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乎胡爲一戰而潰東去西飛竄該督於萬衆之中而竟以孑身殉難也乎時之指臂不靈臨敵之心腸各別鎮將不忠於總督則又何以令偏將潰逃首見於元戎則又何以先士卒今而後不能行法則必不能治軍不能治軍則必不能克敵臣職掌所在據法請裁無他說也若首臣之議從敵入口以來將士[illegible]多恇避僅虎大威楊國柱二三人較覺敢前似與吳國[illegible]蹉異欲懇聖恩暫宥逭削姑責圖功是又一道抑今新督臣已經奉命其用將亦必有方若令潰將招兵重整殺敵某能收後効以蓋前愆某㦂罔後功而重前罪與首臣

不時奏聞朝廷之誅賞仍在是或可行然此皆主上恩威如崇禎二年出馬如龍於獄卒成恢剿之功乃非常之妙用非臣部所敢干也且首臣酌陳要務疏奉明旨即此事無容別議謹祈聖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

摘覆司官條奏第三款疏

該臣看得司官沈迅條議第三款為酌變畿縣之民以為兵而責之守以省賊至請援而處處分我現力及予兵不受而恐其不守資斂之憂乃今日第一要務從來言練鄉勇練民兵者皆屬空談無有實著而此則其實著在畿內

猶宜急行不可一日稽緩者也其言戰守原係兩項戰須有戰之人守須有守之人不可混爲一事使紙上之兵多而行間之兵少平日之兵多而臨期之兵少此在兵法所謂守權必出者不守守者不出而後能各治其事又言今歳調到客主兵丁爲數十萬有餘而行間實用者不過四五萬人原數甚多而用數甚少皆因州縣無兵以守故處處討兵處處分兵零星分撥無所不寡此則因守累戰兵分而戰不成其戰至分無可分而守不成其守戰守兩累有兵全等無兵則平時不曾議守之過也又言爲今之計宜將順永二府所轄州縣按其大小派練民兵不可少也

少不濟事有名無實大縣當用五千小縣當用三千一府當用萬人此卽守權之說城一丈十人守之出者不守守者不出千人之城則萬人之守古有定制今不分府州縣但以城之丈尺制兵之多寡則靡不定矣有兵而無糧麋飯土羹豈堪宿飽故有撥派丁鞭使之半備衣甲器械半以本色納官預儲糧料草束之議有糧而無寓野栖露宿何以顧家故有酌給城守寺觀閒地使之自築家室有緊卽移妻孥財粟入居之議信能如是則孔子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特教練之民爲兵雖不練之民亦可相助爲守而靡不有固志也府州縣守兵旣足則頟設各邊馬

步一名便是一名十萬便是十萬專備剿禦並無撥派此處一千彼處一千今日防東明日防西之病亦無孚兵不受恐其不守資賊間或黽勉受兵而又恐兵驕糧乏之病如迅之言豈非實實保障之善經哉然非特迅言之也副總兵楊德政議化民爲兵正同此意臣特以其裁文田缺職在吏部非臣部所敢專肸奉明旨郡邑裁置募練依議速行應裁各官囘部另用則是聖鑒已斷然行之有官不可無兵有兵不可無糧無糧又相因一定之理而德政所言量加地畝取稅牙行富義捐貲居民絕產設法通融皆爲工食之用此尤措餉之權宜况迅言採先臣丘濬大學

衍義補一書將順永保河眞定五府盡變爲民兵可得四
五十萬斯乃强國之根本抑又不特二臣言之也臣前議
增保督練民兵以守畿亦控河北以護山東卽是此著甫
開其端未竟其委今得二臣之說正可推演行之喫緊在
定糧餉必有實落款項長久可行然後可議募練不然而
枵腹荷戈瞋目語難是階之亂也若因循故套以說食不
飽之餉設有名無實之兵則武官可以不置文職可以不
裁而一或不飛州縣城必不可守臣不敢不明白聲說懇
祈聖鑒特勑戸部集畿輔河北山東縉紳公議詳妥去請
裁决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修練儲備各府州縣果能遵旨實行自足爲守這變民爲兵撥派丁糧關係甚大有無窒礙是否眞堪濟事該部還再酌妥具奏○山松曰按此前尚有摘覆司官條議第二第四欵之疏曆中不載止載其覆題一疏乃請設監軍御史一事不甚緊要因不錄

覆關撫彙查東協堵禦之功疏

該臣看得今歲邊烽從中西二協入口而東協宴然不驚不可謂非封疆諸臣守禦之力然邊烽尚未出口非叙功之時也其續犯關外中後地方亦有哨騎到中前及片石等處因見我兵防禦旋卽引回未嘗實有攻關之事該撫焉任急叙文武等官至二百一十二員抑何冒濫之甚乎此案不早行勘將來虛實難憑反謂臣部沮抑滋之口實

請乞聖明行巡按順天御史逐一勘明要見邊烽果於何月何日引若干兵馬哭犯東協關門何處信地果否將士對壘有無擒斬眞功某某應陞某某應賞逐具勘冊奏聞以憑臣部議覆如無眞正功冊應否急將二百餘員冒濫陞賞亦要奏明勿作含糊兩可之說是所望也再照巡撫馮任行年六十八歲臣恐精力衰邁難以久拄雄關不得不請聖裁易之凡爲封疆至計懲於總督吳阿衡巡撫陳祖苞去歲經臣糾劾而易之不早猶恐一誤再誤耳今該撫一疏兩疏吺吺刺譏不曰不知何事爲臣所參則曰一已違時至被顚倒臣疏見在御前曾參該撫何事抑敢顚

倒何人乎或者該撫元老壯猶不服致仕請祈聖明特召
還朝即授中樞之任庶盡展其報國之壯心而臣亦免于
蔽賢之大罪矣謹因疏內敘功有關萬世公案等語附陳
聖聽惟祈裁察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題

節序將新疏

竊今歲聿云暮節序將新內烽未出外釁難防臣躬負萬
罪蒙恩矜宥屢旨責誡擔當則有事不敢不言有言不敢
不盡臣之職也是以臣於薊保撫督再三請命務求得人
而今密撫革任缺又出矣徒以地論密邊保腹似腹不若

邊之難兼論時勢密轄四路僅幾其一保轄百城幾毀甚多且人不知兵事無二備從頭整頓殊費拮据故密撫之任得一邊道警敏者足以勝之而保撫之任則非大有鬼力負荷艱難肯下工夫圖維久大者不能勝也臣前請召洪承疇傳宗龍楊文岳三臣奉旨准承疇帶兵入衛餘且暫止臣未敢申言而今推保撫未蒙點用則恐所推者難盡一時之才或未實見施為之效耳臣於宗龍文岳之外再舉二人如宋賢劉令譽做事具見實心料敵雅諳機用必借輕車熟路以安畿輔黔黎或此四臣之中儘堪選擇而使不然臣懼擔重手生未遽能善其事也至於畿內兵

道奉旨准增二員或者真定府之三十二州縣當增一員順廣大之二十九州縣當增一員而保河轄少姑在所緩乎然以臣愚再思河間十八州縣以一道轄之固不爲少但該道駐劄不宜偏在天津以天津有巡撫有餉道餉司儘足彈壓重地而移該道駐滄景之間則適中扼要可以兼顧不必議增可也保定二十州縣雖亦一道可轄該道駐易州扼守紫荆關隘難以兼顧腹心增設一道於延南州縣之中斯爲完備此似仍不可少者也推之邊道中西二協失事畧同臣糾解任聽勘先遵化之李樞而後密雲之黄裳吉者以樞當烽入後未見作爲裳吉先在圖城時

有奏報猶似彼善於此乃前則總監勘而總兵逮今則巡撫革而知縣提矣同城之內裳吉非事外之人解任處分似難待事平之後也又臣前面奏陽和道竇可進歷衝邊十二三年推巡撫亦三四次本勞苦荒塞之人而今掛長安之議不進不退疆事謂何宜勅吏部一面查奏一面出缺遴材而補之可也凡此數事皆塈聖明特勅於歲節前料理以免因循遲悞臣既奉擔當之責不敢避煩瀆之嫌懇祈聖明垂鑒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費裳吉革了任查處具奏竇可進解任回籍員缺俱行速補移設道臣該議宋賢劉令譽見撫要地何得輕議另速確舉

再議司官條議第三款疏

本月二十五日御前發下紅本該本部題爲摘覆司官條議第三款等事奉聖旨修練儲備各府州縣果能遵旨力行自足爲守這變民爲兵撥派丁鞭關係甚大有無窒礙眞甚濟事該部還再酌妥具奏欽此欽遵恭捧到部該臣看得修練儲備明旨申飭連年地方茲無實効者何也以無下手工夫責成分數故相率以虛文搪塞無復可稽耳今變化民兵纔實講練之一字而儲字備字事理相同自然兼舉惟[illegible]字須另議耳誠知撥派丁糧非常舉動未能言出即行然國家定鼎於此與邊烽僅隔一牆伸馬便到

腹心根本之地豈是苟且因循虛文搪塞可爲聖子神孫億萬年不拔之計向使丘濬之議行於先朝全盛之時我皇上垂拱衣裳豈致有頻年搶攘宵旰焦勞之理惟先朝臣子未免因循以至於此今日不圖變計恐更無改作之時矣夫畿輔之地古燕趙之邦所稱悲歌慷慨氣韻沉雄原不乏敢戰之士即今探丸赤白嘯聚萑蒲椎埋劫殺實繁有徒若收拾變化盡作民兵不惟輔國成強抑且衞民除蠹苟失此不圖兵燹之餘生理鮮少行見盜賊起於內邊烽訌於外事有萬萬難爲者若因而用之人戰家守強幹弱枝利害天淵豈待言說但派撥丁糧尚當詳議此等

大事非臣一部之所能專張官置吏須賴冢卿體國經野更煩司計誠得老成長慮共濟同心爲主上十分焦勞子孫深畫久遠則亦非必不可爲之事也至於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巨室所慕爲政不難故臣因請集畿輔河北山東縉紳公議亦斷不可已之事雖未必言人人同而三占從二舍短取長必有堪資採擇者不然而果不動一草一木不勞一人一馬太平可以自致邊烽可以自滅是眞沈迅所謂齷齪書生不知祖宗立國本意者也其又曷足與謀臣謹再酌覆請恭祈聖鑒裁奪將沈迅楊德政及臣前後覆本刊布集議施行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冒罪祈恩疏

臣昨接邸報見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有明白具奏之疏

奉旨著該部院議處臣不勝徬徨念景文公疏爲黃道周等而發而道周等之蒙處分實因臣而起臣本以駑劣勉承恩命誼無所逃亦即以駑劣不厭輿情覺有自召今邊烽深入剿禦無方臣千罪萬罪更無所逃千言萬言更有自召必不止於黃道周范景文等使朝堂聚訟閭巷心非皆在臣一身仰負皇上知人之明更傷皇上聽言之量他日書之史冊傳之無窮臣雖身膏斧鉞曷能贖萬一也用

敢披心瀝血冒罪懇恩仰乞皇上特宥范景文免賜處分並推恩及成勇免其提問賁道周等次第召還使薄海內外咸頌聖明天地覆載之大雷雨赦解之仁書之史冊爲崇禎十二年第一新政萬古美談斯臣心所深願而不敢顯露此章以蹈沽名市色之愆也

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

申明濟南之失疏

邊烽初入臣部調東撫顏繼祖繇德州河間進至霸州原是正理烽旣南下仍繇霸州回德州卽其本信乃該撫初具塘報一疏謂德州未有重臣未可恃以無恐甞今登撫

楊文岳趙德州按臣宋學朱駐定省城鎮臣倪寵專駐河
干河臣周鼎仍駐臨清此按臣駐省自該撫發之該按宋
學朱遵旨護省一疏謂撫臣移鎮以後通省全局與省會
要區皆一身肩之登撫先已駐德今復奉旨駐臨撫臣間
道回信誠防德最得力之著保德乃可保臨保臨德乃保
神京保天下之血脈鎮臣倪寵宜駐徐宿為河上長城萬
不可令其前來策應且另揭移臣謂登撫駐臨則顏撫自
應駐德德之四十萬鹽課數十萬漕糧敵豈能忘情適見
顏撫以回省請則德將付之誰況防德即防省也此臣部
議顏撫回省而按臣堅請防德雖按臣駐省撫臣駐德而

臣部於濟兖東青亦曾通飭應防之地臣部雖不能懸決於千里之外而未嘗不早計於二旬之前但以紅本未得抄傳恐部院諸臣無憑議擬臣不得不揭一二節目之大者請付廷議

崇禎十二年正月十六日題○山松日濟南公案不止於此惜疏多殘缺此其定案也

藩封失陷疏殘

藩封失陷臣愚三請正罪仍荷矜原臣冀事寧始終得請乃今科臣張縉彥爲言籌邊大事臣不得不旁諉一分一陣失利一人錯用皆其干紀入口以來料敵不中遣將不靈等因此猶是循職之語與臣屢請無異至御史王聚奎二

疏以丁公馬謖況臣而異甚矣郭景昌再疏以奸邪利口
斥臣而更異矣夫是否丁公馬謖奸邪利口不辨自明然
士可殺而不可辱臣觀景昌所爲深恐天鑒昭徹未辨殺
臣輒作市井唾駡先辨辱臣耳夫殺臣而以其職臣視之
如歸辱臣而出於橫口臣不知所避惟有泣懇天恩立加
嚴譴早定秉樞之人而已

崇禎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奏

再申濟南之失不敢與議疏

濟東臨德皆東撫信地臣部調登撫調總河調關寧總監
調通津二鎮皆爲該撫代防信地而止責該撫以德州濟

南去德州二百餘里非常緊急該撫宜知乃一咨曰十一月十九以後職尚通兩次蠟書於省中諸臣嚴加㦄慎奈諸臣曾無片楮隻字急職謬謂整暇之極可幸無事夫二百里所見如此而臣部在千里外當何如也臣今不幸與該撫同處漏舟何忍與之相角第觀該撫咨揭必長葛藤臣不敢議守援之罪

崇禎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題○山松曰時顏撫抗疏以部文奉旨守德爲言故先人具陳如此得旨仍遵前旨會議惜全疏已失此僅見於日歷中者

會議濟南之失疏 殘

城守不設律有明條在他處止有衛所而省會則有都司

在他處止有州縣而省會則有布按其王府則有儀衛等官是同城守禦之官不啻纍纍若若而竟不能保封疆於勿壞凡守者皆罪之魁矣彼巡按雖非守土之官而實奉有駐省之旨且一身之肩任省會無虞見於該按之奏揭謂巡撫顏繼祖定駐德州不解回省何爲總兵倪寵定駐徐宿不可前來策應則今日之失該按宋學朱以身當之至顏撫實爲守土之官先已奉旨在外德州本信重地似難以徑回責之但十月初一移鎮之時謂登兵萬難駐省登撫不必移濟器藥足備文武協心業已奏報於始十二月十九日後通書省會諸臣並無一字告急謬謂整暇無

事又見奏報於今其始終自恃守具之甚設居守之有人
而不意其一敗如斯也擬請聖裁革任候代另行勘奪而
承調不依期進兵如李績祖寬郭進道王鳴喜徐成友等
逗遛之罪各以承調日期先後差等斬罰可也總監高起
潛實有顧濟之心奈無援濟之著禁旅回京德州實無多
兵必欲東撫回省則德將付之誰烽營過臨之後臨城饒
有多兵既議總河回濟寧登撫回青州通鎮防兗州皆不
候旨而徑行則何不遣一人護省也孫傳庭方受幾局無
及於事俱擬戴罪總兵倪寵調之剿賊借名入衛未奉調
而先至德州張膽禦敵既奉文而反回徐宿逗怯之罪拏

問何詞而法行自近請先正臣罪

崇禎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題

緊急軍機疏

臣竊見連日塘報河西務之烽業已拔營又因寶坻下涇欲走三河則順義密雲薊州豐玉兩路均堪突出且前烽既去後烽續來務香津寶之間守者不得解嚴戰者不能追逐邊烽越過此關勢必縱橫散漫游騎四出誤我多方而輜重難民乃安然趕行以去是我今日旁抄有兵尾後有兵而到頭一著反無多兵厚集大殺一場以收結末之功而贖從前之咎萬萬乎其不可也臣之拙計欲令行間

督監鎮將緊促前來俟彼但過薊州放馬四射我則勿為所誤勿為所愚耑耑視其輜重之所必趨邊口之所必出盡合士衆併力夾攻緊遏一線之咽喉中衝腰腹而橫擊使之既顧子女又顧金錢既顧車輛又顧牛馬必然愛惜身命保要生還自無戀戰之心敢死之氣我因利乘便斬級擒王奪其子女金錢與其車輛牛馬自然不可數計是到頭一著集衆小勝為一大勝豈惟轉敗為功抑可懲前創後所堅於諸臣戮力苦心惟此一時惟此一著萬萬不可失也卽今宣督與京兵咸在通務總督合諸鎮俱過永清惟總監之兵久無報到不知尾追何處姝爲可訝伏乞

聖明申飭諸臣嚴兵緊促力圖到頭一著之功萬毋以誅賞之國法輕若弁髦衮鉞之天言褻如充耳致功一失而不可圖罪一失而不可贖彼時欲望臣部寬議罪而重冒功不可得矣

崇禎十二年二月初二日題

謹據申報驗稟錄請聖裁疏

該臣於本年正月二十九日接得穀城縣知縣阮之鈿驗文一件稟帖一件大約言張獻忠一事安插有機又於本月三十日接得總兵左良玉驗文一件大約言許州叛降一事追勦將半在之鈿仍俟各院咨會左良玉未具塘報

全文臣部未敢遽憑然皆關剿撫情形恐聖懷惓切臣當備錄上聞少紓內顧其理臣熊文燦遵有揭報鄖襄諸股之賊聚討招安靜聽三月止而不流臣竊以爲此一時也似可施操縱之術圖寧戢之方但十餘年黠賊積罪多端疑心難盡彼見當事屢撫屢剿迄無定力擔當是以不能信服而求信於恩赦之勅書夫以勅書予降賊從來未有之事臣部不敢承行前巳奏蒙聖鑒矣若降免必勅書十數遵就勅理臣熊文燦察其眞心向化者給之似得朝廷之大體可銷反側之疑根但得一二眞心向化爲之倡首而因用之以制伏其餘或爲安插或爲解散將自入吾彀

中夫以十數道勅書而代數十萬兵革數百萬金錢與數十百萬生靈之命也夫豈不可斷然行之哉噫臣言及此議者必又以爲庇一熊文燦而不恩國家之兵力實不能兼禦夫內外國家之餉力實不能兩給於中邊即一時文武諸臣之材力心力欲左投左効右投右効者不啻戛戛乎難之而臣何敢爲庇何能爲庇且又何所爲而庇之也但臣愚之材力心力實實止此算計不効指使不靈坐致丘山之罪廩倓旦夕之誅何敢復言天下事謹將驗稾備錄於後可否行止惟祈裁鑒施行

崇禎十二年二月初三日奉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催
須兇奴勅書二道備言惻念無知速與解散安插及所

經所住之地官紳士民不許故行阻難違者參處不宥
郎令熊文燦謄黃逐一頒布

天恩准賜勑書謹再酌陳二義疏

竊臣昨奏謹據中報驗稟錄請聖裁一事已蒙天恩准頒
免死勑書安插解散降衆且令熊文燦謄黃分布臣知此
勑一頒必有流涕嗚咽感激皇仁鼓舞歡忻各適其願者
先年襄穀項忠散遣流民一百四十萬人其餘安插三省
具有成效今日倣例而行亦非臣刱與此議也但朝廷憫
念潢池赤子恨不欲出之水火之中而蠢茲降衆疑心難
盡反側難安臣尚兢兢慮之前見總兵左良玉所收降衆
於許州夜變一節深切痛心以爲果皆如此是頑梗終不

可化兵革終不可銷也此據差官王慶芝胡日昇往調良玉回稱夜變諸冦剿撫已完正月十九等日良玉馳至汴梁整兵北發中有不肯渡河者去斬數人以徇士衆無不帖服臣猶未敢憑信及接巡撫常道立續報叛冦奔突一揭中述良玉塘報與該撫所聞則許州之變首倡者爲曹威馬進才于汝虎等數人而馬進忠爲士秀誘賊緩行沿途寄信只待良玉兵到乘機內應殺出歸營其銜鋒破敵又有劉國能劉士傑之功爲最此四人者固皆降衆之領袖也在國能士傑堅心報効勇畧著聞其家口一安插於葉縣一安插於雒陽訴已得所欲靜聽調遣純一無他其

進忠士秀家口俱在許州既與衆同譁而旋踵歸正必有非本心者臣擬稍俟良玉塘報到部確覈真情即請將四人特陞職級以昭鼓勸而此四人之姓名倘得附入勅書稍加奬借則其餘衆聞之或生欣羡或生媿恥振怯夫慕義之風收去少覩多之效在此一舉所關正非細也至臣前議開礦一節爲救饑荓之權宜墾荒一節則撫流移之正道今鄖竹維商盧內等處空山無人荆蓁滿目朝廷卽不安插降衆亦必化爲虎狼蛇豕之區將來豈復有糧差之可辦臣之愚意欲倣貴州開屯之例招撫流移有能墾荒三百畆者與冠帶總旗六百畆者與所鎭撫試百戸九

百畝者與實授百戶一千二百畝者與衛鎮撫副千戶一千五百畝者與正千戶至二千畝與指揮僉事而止俱許本身隸籍附近衛所之中授與冠帶照依各官體統行事三年之後委官丈量頃畝足數者除扣給本身俸糧外餘起輕糧上倉再限辦納三年果無逋負者與做世襲土指揮千百戶鎮撫總旗之職如此則荒田不至蕪沒曠土亦有人居降衆力能爲之可傚世官世產之利又不止於目前安插解散而已然此項荒田必係見無人種方准作算如有軍民種熟之田不許恃強奪占別生事端此節尤須嚴禁臣愚此議未知可否施行如蒙聖鑒裁奪不致大謬

行與總理及河陝川湖四撫殫心設誠化誘頑俗闢艱荒
之生理轉天地之殺機誠有益於國家之元氣民生之命
脉非苟而已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初六日題

附錄勅諭○皇帝勅諭總理應天鳳陽江西湖廣河南
山東四川陝西山西保定等處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熊文燦朕惟普天率土皆我黎民戕暴
安良用昭至治苟能真心嚮化務期嘉與維新特沛皇
恩大開湯網蠢兹流寇疲爾弄兵塗炭生靈神人共憤
天誅所至渠惡漸除今據該部轉奏爾等疏稱張獻忠
首倡歸誠又能截剿劉國能劉士傑衝鋒陷陣馬進忠
馬士秀等乘機內應俱各革心立功准與加銜示異朕
思大化何私皇仁無外憫念愚蒙槩從赦宥爾即督同
郎楚川陝河南各巡撫戴東旻方孔炤傅宗龍丁啓睿
李仙風等確遵屢旨凡真心悔罪如惠登相羅汝材等
給與免死牌票悉與安插或令復還本業其按衄授官
俱照該部題准事理如係軍民種熟田地不許恃強奪

占别生事端所經所住之地官紳士民亦不得執稱舊惡故行阻難違者罪坐所繇若有殺賊立功者准與優敘爾即將此勅多謄黄本逐一頒發宣布朝廷德意務令感激更生永保身家毋懷攜貳欽哉故諭

哨探敵情疏

看得連日塘報河東之烽在寶坻香河之間而攻香河甚急河西之烽在楊村務關之間而攻務關甚急揣摩其故不過為輜重甚多搭橋渡河不得利便暫且分兵急攻使我蒼黄四顧不暇耑力衝擊彼回乘間以逃也乃今報武清正南夜望火光大營盡見遍地是敵或仍是從滄州青縣過來後股之敵而河東之敵又復過淺往西南行其為接濟後股亦未可知但盤旋日久狡謀叵測見有宣督京

勇提兵俱在通務總督各鎮提兵俱詣武清關寧總監報
孫滄州青縣而來我師可謂全集乘此阻河問渡進止艱
難之時豈不可施智畧少奏奇功以奪其謀而沮其氣者
總之彼備抵敵則護輜重塹河橋者必皆驅我之難民過
此一渡遭彼長驅便無復回故鄉之望此時備細間諜入
其輜重營中招我難民盡乘夜黑闃然解散使彼手忙脚
亂顧此失彼未有不可乘而殺之者夫豈行間文武智計
全不出此而一切付之無可柰何也至於難民此際誰不
願逃惟恐官兵殺之以爲首功而不敢逃耳今茲宣諭官
兵招回難民卽割髮辮解驗多少准與分别論功如有擅

殺驗出綑痕定以軍法重治庶能保難民之命卽可成解散之功明旨業以救難民奪輜重爲各將贖死之地而各將何敢不力行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初六日題

塘報賊情疏

看得湖廣巡按御史林銘球所奏黃德賊情皆去歲秋冬間事而鄖襄撫插張獻忠一節爲詳以獻忠之狡而多畏動輙生疑虛費一載安輯之功僅成脣舌往來之套而調之征剿則內顧多虞坐地分糧則糜餉可惜甚矣其非法也鄖撫戴東旻實有地方之責別無調御之方徒以積疑

不決之衷藉其多畏轉關之口且練兵一載未見殲剿撫
鄖經年不離襄宛今之節鉞者何人乎夫固前此七八年
日在行間剿賊之人也而猶局趣如是又何哉乎該道王
瑞旃作膠常襲故之見無斬釘截鐵之能也監軍張大經
已入營中又苦蜚謡雜沓御史林銘球前疏道破終歸疑
事無成長此不已剿撫於何結局查本部近覆羣寇盡奔
鄖襄等事奉聖旨是這墾荒開礦二法實爲降寇求生計
即責熊文燦力主其事鄖楚等五撫分地撫馭共贊其成
不許仍循故套撓沮外有情願爲兵効用及通商貿易者
俱著相機酌行並駐防四面該部一體嚴飭欽此又爲謹

據申報驗稟等事奉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准頒免死勅
書一道備言憫念無知迷與解散安插及所經所住之地
官紳士民不許故行阻難違者叅處不宥即令熊文燦謄
黃逐一分布欽此又爲塘報諸寇情形事奉聖旨惠登相
等既眞心悔罪俱准赦死仍著該理撫各給免死牌票遵
旨分插回鄉四散永與維新所在官民不許執稱舊惡阻
問卿部即馳飭行欽此欽遵通行該總理撫治等衙門去
訖今叅詳御史所奏似應仰請聖裁嚴勅戴東旻既以身
任地方一切擔當彈馭合宜推誠殫力務奏成功如或因
循誘卻措置乖張致令反側不安地方被害該撫俱不得

辭咎其褒陽道王瑞旃鄖陽道周夢尹與鄖襄監軍道包
鳳起各有守土保民治兵弭變之責難執膜中横見巧推
局外旁觀倘或人地不宜材守有議該理治撫按即當會
合斟酌應更調者更調應衆處者衆處此等上游重地更
遭時勢多艱萬不容以非材致悞無俟臣部言之者也再
照流寇本吾赤子撫安原屬天恩當事諸臣如爲公家起
見凡百共濟同心必無不就繩墨之理乃人持一議或曰
撫局或曰剿局兩不相謀而一種小人或從中奔走或從
旁挑弄又借之以開騙局焉今日騙若干明日騙若干而
當事憒然不察也騙之者愈無厭爲所騙者積不平於是

乘間抵隙突然禍發而不可制此從來降寇屢撫屢叛之繇臣知之甚深慮之甚切願爲理撫按道諸臣提撕警覺一番如有此等小人立刻擒拏正法昭示降衆毋被欺愚則大信可格豚魚而皇化立馴豺虎矣

崇禎十二年二月初七日題

飛報官兵大戰奇捷疏

看得後股之烽自青縣過河久屯楊柳青等處盤旋不動坐落夾河水套甚是可圖臣部滿堅督監諸兵併力一擊昨有天津道差官許弘倫到部稟稱親見初三日我兵躧破彼營殺傷甚重後彼調回精兵反傷我兵今據火牌塘

報止稱大捷細詢來差康國安杜汝梅則果若弘倫所言
且副將層朝相旗鼓朱之鎮俱血戰陣亾乃眞正大殺一
場烽似不敢久踞矣其總督之兵俱在東安接首臣劉宇
亮揭報總兵王樸曹變蛟劉光祚驅之奮剿而口應心違
坐失機會內中劉光祚逗怯尤甚庸碌不堪已經督察宣
糾即當特請明旨立斬軍前以作頹靡之氣以寒觀望之
心庶幾尚鼓餘勇少收末著不然而軍法竟自不行將來
付之吏議雖申國法於事冷人散之餘毫無救於當場勝
敗之數此武功所繇不振而舉朝爲之痛心者也
崇禎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奉聖旨兵將既集正當乘機
撫剿乃各鎮恇怯成習悖違屢旨坐失軍機深可痛恨

劉光祚著督察總督立正軍法其兵丁即著孫傳庭統
領王樸曹變蛟姑令戴罪自贖該部星速密飭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終

曾孫　納授梓